



陸子餘集卷第三

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
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
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
子留於蘇遂爲蘇人祖顥 皇正統己未進士
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瓛母徐氏大學士武
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
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旣天賦殊特加內外
二祖咸當代魁儁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

貫綜群籍裨官襍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
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
不有或當廣坐詼笑雜選援毫疾書思若泉湧
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
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旣而果得先
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
不第當道竒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
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襪祥先生示
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
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教爲設方略一旦捕

得三十餘輩邑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
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
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
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
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
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
解衣槃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
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竒縱或購得
之輒藏去爲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
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

善客與噓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
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
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
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
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
斯極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
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 孝之際始彬彬
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
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
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

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
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
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橫山丹霞
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粲爲之銘銘曰 維
聖有文自天啓之其卒敝剝孰振起之猗嗟先
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鎡舉世震驚維
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橫山之
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貴州蓋古牂柯之域今其地爲戎衛者以十數

平越最大自平越之境所通爲安撫若長官司者以十數楊義最大楊義地可數百里其所治曰楊山其爲之長者曰金氏金氏之先世雄於其土 明高皇帝時遣大將軍出師下滇熨諸夷道出平越金氏母聞之率所部詣軍門降且以羊酒獻大將軍喜承 制慰勞始奏更其司曰楊義以旌之命金氏母之子孫世爲副長官領其衆其衆咸喜曰嗟吾君之有此爵土乃吾媪力也迄今稱之以擬洗高涼云三傳至翁翁諱洪字其自始仕即以才譔知名每有寇警方

鎮大臣以檄調諸司兵諸司狐疑相杖莫先發檄至翁翁捧跪戴首起讀一二行已即瞠目援弓刃上馬令其衆敢後出者死及戰又甚力所嚮有功常爲諸司最至他賦稅徵發率先期辦集以故方鎮大臣咸愛重翁迨其老猶不聽卧家遇重大事常以屬之有姦民造僞印謀據城爲亂翁調知之密白上官以計縛其人餘黨驚潰一境獲全翁旣曉暢世務又多權略臨事翁張人莫窺其際頗喜讀書爲奏牘若文移操筆動數千百言自老宿吏誦之未嘗不稱善也嘉

靖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七
妻某氏子四人長鰲襲副長官次鳳衛學生次
某次某鰲等以其年月日葬翁楊山之原貴州
去京師殆萬里諸酋豪依阻阨擅殺生自娛一
方儻然謂中國孰與我廣大卒乃犯天怒至舉
種殄滅無炊火焉若金氏有土數世矣恭謹不
懈子孫相傳聲光益榮曰爲善之福非邪陸先
生曰語有之順天者存余於金氏睹其效矣是
故錄焉以勸忠也鳳治春秋學自余以謫寓平
越寔始來從游余銘翁亦以鳳故銘曰
楊山

峇峇閱此玄室夫人不死我銘在是匪夫人則
銘以訓臣子

亡妻盛氏墓誌銘

亡妻盛氏故御史大夫斯徵女也盛在吳家世
衣纓其先蓋多鉅人長者至大夫益以剛毅大
節聞天下 孝宗朝大夫年始冠擢進士第奉
詔歸娶元室沈夫人亦出郡中名族其生吾
妻也大夫適被選爲工部郎故命曰選及歸余
余爲字之曰德媛自余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工科給事中吾妻皆從京師亡何余以言得罪

再下 詔獄 天子仁不忍誅僅謫貴州都鎮
驛丞都鎮地遠且荒惡非人所居弗能以家從
吾妻乃留侍吾母於家故病脾至是增劇又加
痰眩竟不起踰年余蒙 恩量移永新令尋致
事歸又久之始卜地於虎丘之西以葬云吾妻
自爲女子貞靜柔婉其祖通議公竒愛之不欲
與凡子通議公者亦傑魁人也與吾先父如隱
府君有世契嘗過府君府君觴之酒中以諸子
見時余始六七歲通議公於坐命之屬對語輒
隨口響應通議公爲之惜惜嗟賞罷酒辭去他

日府君聞其女孫賢也使請婚焉通議公聞之
則大喜曰彼聰明兒邪即報許受聘已乃寓書
大夫曰爲若得壻矣比吾妻來歸時年纔十有
四府君及吾母胡夫人憐其少視如已女而吾
妻亦執禮盡孝至接遇內外嫻戚恩誼咸備自
奉儉薄食不兼味衣被簪珥無華靡之飾於所
生子女雖甚愛之然未嘗徇其欲御家衆特寬
簡每以余性卞急易怒爲戒曰是累德亦傷生
奈何不自愛邪至今憶其言而愧之余之校文
浙中也大夫適奉 璽書治漕河相見於濟寧

歡甚時大夫綜畫諸務過勞貌殊瘦吾妻見之
悒然進曰仕可止矣大人盍歸乎先是大夫已
疏乞致仕聞其言良悅曰真吾女矣及余遠謫
吾妻初欲與俱曰夫安樂同處患難相違人謂
斯何余謝曰吾母在子豈可復去左右哉乃止
將別雖極悲愴終不以余黜官爲懟其賢而有
識如此然竟不免夭沒傷哉余結髮讀書困於
進取且二十年中更家難豪族侵侮賦役交并
困厄驚憂有人所不堪者吾妻實相與同之今
往事猶若在目也而逝者不可作矣矧病不與

知沒不與歛痛可言邪吾妻之生爲弘治丙辰
十月十日其卒爲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一日得
年僅三十有五其葬爲丁酉三月十八日子男
一人延枝郡學生娶毛氏女一人適王有壬太
傅文恪公孫也以蔭爲尚寶丞銘曰嗟余放
逐兮于貴之陽薄言還歸兮蘭先委芳爾命寔
蹇兮終焉永傷爾德則嘉兮子孫其昌

太醫院醫士張君墓誌銘

余外祖山西叅議胡公仕有廉直節弗究於用
旣謝政歸吳益高簡杜門不與人通獨里中醫

師朱廷用氏以世契故得數請間燕語時吾先
父如隱府君方館於公家吾伯氏子徵生始數
歲而廷用之壻張君汝聲亦有女年相若也繇
是始相與爲婚姻而張君與吾父亦相得驩甚
暇日輒過從飲酒歌呼爲樂往往逾夜分始散
去若是者蓋三十年吾父旣不幸棄諸孤又數
年張君亦卒矣君爲人闔爽尚氣義與人言輒
披瀝底裏不少回伏自廷用以瘍醫名吳中君
傳其業又遍讀素難諸書得其肯綮旁涉史傳
皆曉暢大義眊疾處方什不失一雖廷用自謂

弗如然君性簡倨郡中多豪長者貴人君與語
常爾汝之豪長者貴人弗樂也有疾則迎他醫
他醫技能大抵出君下或耳剽方術謾調以射
利然造請者其門晝夜常滿君業雖高不爲人
知設藥肆於門日危坐其中無過而問者以故
家益落晚乃以薦入京例試禮部奏名入太醫
院爲醫士亡何以事乞歸後再至京待次得寒
疾死逆旅中年五十九諸嘗與游者爲治棺殮
歸其家君諱鏞汝聲其字先世汴人從宋建炎
天子南徙家於吳父謹以君之兄欽貴贈中書

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子出朱氏者六人男三潮
瀚濤女三長歸吾伯氏次歸沈某次歸石某側
出子二人男渙女幼未行孫男四女二君沒以
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後十年乙未十
一月十五日始克葬於花園村青龍塢之世墓
潮屬余銘君之再至京師也益瀟落無所遇聞
余舉于鄉當赴省試喜語人曰子餘今來吾事
濟矣子餘余舊字也尋病且革或問後事時舌
強語不能了了猶若曰子餘今來云嗚呼君之
望余深矣矧吾父所親厚者吾忍辭銘銘曰

生吾不能恤其囚死吾與之銘嗟張君之藏其
永寧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
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
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蹕厲英
發始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
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爲古文辭
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
章者輒往躋門自通贄以所業皆一見賞愛其

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時於廣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爲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輒躓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爲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觀焉

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今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悽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泣數行下居亡何竟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廿二日也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寔天池之麓於君初志亦若有冥契云陸於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枝

側出女一鄒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一嘉觀君
性儻葛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
揚摧今古品藻人物機辨鋒出莫能窮者而彊
執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
則面斥之或致怨懟不恤也於文喜稱六代詩
初規摹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
弄筆游戲爲近體樂府若啁笑率然之作亦醞
藉可喜獨好習 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率
多聞人所未聞者他如幽冥物恠黃冶變化之
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黠者或謾言以中其意

君亦傾聽弗疑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十百里
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
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
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余死矣銘曰 吳
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
夫

張時濟墓誌銘

東西兩洞庭山皆在太湖中包絡市井居者駢
坐其上田賈畝數十金民食指稍衆者輒出爲
商賈然其人大抵纖嗇雖家埒素封齷齪愈甚

張君時濟東山之產也性獨倜儻高亮輕財好
施能立然諾可以爲難矣君始業儒旣而棄去
從事廢舉嘗南浮江漢北涉淮泗歷齊魯燕趙
之郊輩類皆高貴富人貨布充羨君所操視之
不能什一且時有利鈍然意常豁如也與人貿
易一以誠信雖累百金不刻契傳終無所欺而
人亦無欺之者嘗得遺金於道物色其主歸之
族黨有鬻產者君畀之直而還其產不取友人
貧流寓遠方爲具衣資將護以歸他行事率類
此論者謂君蓋有古節俠士之風焉不特賢於

其鄉人而已至於家庭之行尤多可書者父孟
昂病臚鼓臍下水醫云其味鹹生淡死君亟
取嘗之母劉年過八十君亦班白矣孝養彌篤
母沒孺慕毀瘠人以爲難早歲嘗學武事卜射
絕人正德間游京師會有詔舉材武士所知
者具草薦之君以親老固辭乃止居常手不釋
卷喜養生家言著書一編以老氏致虛守靜之
旨爲宗斥黃冶容成之術曰此去道遠矣亦善
談祿命時時竒中一日忽爲書以貽其子曰今
歲吾將觀化壬辰則吾逝日矣及期果以疾卒

亦異哉時嘉靖庚子二月廿九日也年六十九以是歲九月二十六日葬俞家山之原君諱淮時濟其字娶習繼陳再繼鍾子男一人本孫男一人餘烈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本篤學好修嘗游王文恪公之門與余善而餘烈亦從余游且葬以君之甥肇慶守朱全甫狀來請銘銘曰誰謂服賈而寔才武亦敏而藝弗庸以試其卒有聞在其子孫

怡圃朱翁墓誌銘

吳郡朱元吉氏將葬其父怡圃翁自爲狀數百

言以視其游陸粲而屬之銘粲最其略而書之曰翁諱某字某其先吳江儒林里人也始徙洞庭東山再徙郡城父某母某氏翁生天順壬午三月廿九日閱世七十有八年以嘉靖己亥三月二日終于家辛丑月日葬梅灣山世墓娶王氏有內行二子元吉貞吉皆縣學生翁天資樸茂居家能孝於親而睦于二兄妻死不更娶故族之人歸其仁於所知者有過未嘗不盡言規之不屈撓辭色以徇人故里之人推其直少嘗治進士業中歲棄去以其學授鄉之後進

生而內以教其二子其既也後進生之從游者業皆有成而二子爲名士蓋晚而厭事去即郡城之北闢地爲圃種樹養魚以自適不一問世故或薦與鄉飲亦謝不往故郡邑之大夫稱其潔君子謂翁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者非歟或曰昔朱長文居吳有高名以經術授學者世稱樂圃先生翁豈其苗裔耶乃其行固髣髴似之矣陸粲曰翁殆有意於晞長文者其號怡圃也蓋若以自况云故卒成其志而爲之銘曰嗚呼吳逸人怡圃朱翁之墓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

銘

孝宗皇帝之時吾吳人仕於朝者最盛自卿大夫有功德著聞當世弗論若其位未顯而名迹可紀者亦甚衆也其在工部有兩張公焉曰都水郎中嘉玉營繕郎中守之皆峭直清剋風軌行能相似也當是時天子仁明能容獎臣下守法雖左右貴近臣毀譽之言不輒聽以故兩公者得行其志而成其賢名及正德初逆瑾盜政兩公遂相繼得譴去都水公戍遼左瑾誅乃

宥還中人猶忌之卒擯不用死營繕公亦除仕籍廢于家士之有志當世而惜夫人才之難者至今恨之營繕公之卒也屬粲以後事且葬則其孫衍慶來徵銘張陸世婚姻家公粲父行也為敘其事行而銘焉敘曰 張公諱約守之其字吳之長洲人也世為士族考翥始起進士卒官雲南按察使母吳淑人公弘治庚戌進士初授虞衡主事監竹木稅于杭及于蕪湖所至剔摘姦蠹課入充羨自尺寸以上咸籍而歸之有司無所汚染進都水貲外郎久之吏部以營繕

劇司非公不可乃進郎中尋奉 璽書督造汝王府於衛輝量功命日節縮浮冗省費三十餘萬還掌司事張真人以建第請 中旨且許之公言歲歉國貧而勤民以飭異流之居非王政也事竟寢京師浮食竒民關通中人為姦利常所輸材木不能什一則以足告受直累巨萬曹司莫敢詰公嚴為限列非經覈實者不得輸每宮省有所發取若諸 藩府陳乞非令甲所有一切格罷群小側目憚之相謂曰尚書易與耳獨無奈彼張郎中何也最後治外戚慶陽伯

第瑾新用事將奪民居數百千區以益之公爭之疆瑾怒會考察京官遂屬吏部以不謹黜公一時臺諫皆知其枉而畏瑾莫爲論捄者公家居蓋三十餘年中更赦復故秩致仕以 今皇帝之十九年嘉靖庚子六月某日卒春秋八十有五某年月日葬城西金芝嶺之原元配宜人浦氏繼宜人錢氏子男一秉仁太學生前卒女二縣學生楊宸太學生陳道復其壻也孫男三餘慶承慶隸校官並秀慧而有文早夭最幼者衍慶女三曾孫男一夔公面目嚴冷外若稚少

文內實好學雖老年不廢讀書善食酒多而不亂其居家治生自雞豚蒔藝莫不有法而自奉殊儉飲食菲惡冠服故敝能安之平生無譎言諂語嗚呼其所謂篤行君子者耶銘曰 張公質木守道敦篤式法從政思竭髦髦彼闍饗詖干國之紀扞其銛鏑廼黜以死曰此臣職雖黜奚懟而或隳之寵不塞愧天維顯思錫公壽者高朗令終福則亶厚金芝剡旒公墓在茲孰爲詭隨視此銘詩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

陸公墓誌銘

明嘉靖辛丑三月二十日葬我南丘先生吳郡陸公于華麓山世墓其從子粲謹敘公事行之大者而銘焉敘曰陸之先自齊宣王少子元侯通封平原陸鄉以爲氏漢豫章都尉烈嘗爲吳令卒葬胥屏亭子孫因家於吳末裔蕃衍爲郡著姓宋季朝議府君千九始家陳湖之壩公九世祖也曾祖諱守道以公再從弟少保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祖諱瑄考諱溱更徙居郡城之閭門外以公貴贈工部

主事妣王贈安人有五丈夫子公其仲也諱應龍字翼之南丘其所自號云公生而風神清茂自少敏悟過人弱冠游郡膠爲文下筆立成而辭理鬯達累舉于鄉輒不利弘治戊午應貢入太學是歲始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監稅荊州歲滿羨餘累千金悉歸之郡帑尋以疾請告家居正德初逆瑾盜枋讎視士大夫諸在告違常期者並勒令致仕而公與焉瑾敗乃召復故秩補屯田司轉營繕真外郎又轉都水郎中奉璽書領漕河事

諸所興革公私稱便而要束明信無敢以情撓
法者內侍劉潮奉使還載私醮道索資送榜笞
屬吏且挾刃傷人公抗疏列其罪狀忤 旨被
逮下錦衣獄踰五月而得釋鑄三秩謫爲浙江
布政司理問理問視古法曹掾專治獄訟公平
心剴決不以笞罰立威經訊鞫者咸自以不寃
或譌傳得代囚聞皆慟哭其得人心如此久之
稍遷應天府推官尋陞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
再陞精膳司郎中公時已無意仕進即疏乞致
事少保公在吏部持之曰少需之當爲兄易金

緋公曰是禍余也再疏得請不待報亟歸當是
時少保貴傾中朝仕者爭願出門下公親其兄
乃僅以一郎官歸老士有遺望焉而公意恬如
也其後逆濠搆亂少保爲忌者中傷闔門逮繫
得禍甚烈公獨超然免於訾議當世高之素康
強無疾戊戌冬十二月十七日忽神思不怡越
三日遂卒春秋八十有四元配闕贈安人繼配
徐封安人先卒子男三長耿亦先卒次炫縣學
生次烜今更名太沖女三長適姚奎次適張禾
次適南京刑部員外郎陳椿孫男三女六公忠

信寬和自束髮至白首不爲卓詭之行以立名迹其在衆中言呐呐若不出口而簡易直致略去邊幅賢愚皆樂親焉居家孝友奉工部府君及王安人依依弗忍去左右事伯兄如父待諸弟有恩嘗夜有盜入室劫持府君公跣而趨出欲以身代聞既釋乃止他日郡獲盜贓貨不訾盜自承以爲公家物郡守召視之公曰非也長揖去之守爲驚歎仕且二十年所至專以誠長者處官吏卒服其恩信亦不欺性不喜華麗雖貴布衣蔬食如寒士奉身之外無長物焉晚

益與世抹撥日端坐一室諸公貴人造請至門輒謝弗見時時幅巾單衣遨遊閭里人不知其有官也同時有以貴富自矜大者嘗誚其簡樸公應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若子所爲吾不願學也孔子謂木訥近仁太史遷稱鞠躬君子者公蓋似之銘曰古有君子秉心無競萬石建陵醇謹篤行悛悛我公實維其儔含和養恬不伎不求亦旣升朝暫斥而復其卒遄歸以遠殆辱小夫乾沒多財益愚睢盱自賢與跖爲徒達人觀視彼腐鼠從吾所安其樂栩栩壽考令

終福則具全勒詞貞珉以詔後賢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陸子曰劉子政列女傳稱魯寡陶嬰者養孤守節作歌以自明其辭慘怛哀傷讀者悲之頃余得鄉人吳鏗之母陳節婦事乃盡然為太息曰嗟乎賢哉若人夫其操行危苦視陶嬰加難矣而世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節婦者長洲人陳賢之女也嫁為同邑吳宣妻以柔令孝謹聞宣為郡史得危疾時未有子而節婦妊五月矣宣且死意悽愴而無言節婦謂

曰吾知子不慈而痛胤嗣之不續也今吾方妊所生男也固大幸即女也吾且長育教誨之為擇壻屬以蒸嘗子無憂乏祀矣宣死後節婦免身果得男即鏗也而宣父清所娶後妻王氏性嚴且意有所屬數說清云新婦年少盍使更嫁節婦聞之號慟呼天矢不貳志自是蓬首毀容日居喪帷中人莫見其面既葬宣因廬於墓所其嫁時衣被簪珥悉為姑所留乃獨紡績以為食既而聞有謀戕其兒者或謂有所受也節婦憂危惴慄晝夜保抱兒不暫舍每拊之哀

泣聲感行路而其兄陳容者亦有氣義人也爲
往來護視之語人曰有藉吾妹若甥者容得以
血湔其衽矣卒其母子得全者容有力焉鏜少
長有知識節婦訓教之特嗃嗃嚴厲鏜用感奮
自修敕稱克家子旣冠娶婦莫氏生男曰一桂
而家亦駸駸充衍節婦乃時爲破顏一笑云鏜
念母節未白亟請諸學官弟子爲言於部使者
列上其事於 朝竟得旌母爲節婦嘉靖甲辰
九月十三日節婦卒年六十九後 年
月 日葬金鵝鄉之原合其夫兆於是

鏜詣余拜且泣以墓文請余哀而許之旣爲誌
其事于石又擬陶嬰爲歌使并刻之異時有復
傳列女者庶幾采獲焉其辭曰 有鳥比翼兮
于飛頡頏中道失雄兮孤雌徬徨秉心貞壹兮
終不再雙有雛啍啍兮在母旁天命不可期兮
愁與此俱存亡雛翾飛兮毛羽褻褻以長室家
具完兮母心則降嗟嗟義烈兮志士爲閔傷著
之歌謠兮千載不忘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

銘

君諱延喆字子貞姓王氏其先世家吳之東洞庭山考文恪公諱鏊始起高科致位館閣爲時名臣母夫人張氏君生卓犖不群自幼侍文恪公居京師則已開敏習事公性高簡其爲家未嘗視簿書仕旣隆貴產業無所增益君年未二十歸吳即慨然欲恢拓門戶當是時吳中富饒而民樸畏事自重不能與勢家爭短長以故君得行其意多所興殖數歲中則致產不訾諸貫貸子錢若鑪冶邸店所在充斥起大第西城下前堂列優笑鍾鼓筦絃後庭比房數十歌舞靡

受窮日夕爲娛樂時出從所善客馳騁讌游輿馬鼓吹縱橫道中貴游子弟望見君側行屏氣不敢疾驅君視之亡如也然遇士大夫逡循有禮中歲愈更約敕爲恭儉罷諸辜權妨細民業者益市古彝鼎圖籍充牣於家有嘉客至則陳而觀之從容竟日悛悛若書生客退相語曰人言王公子伉健也今視之謹厚人耳初以名隸校官正德間繇廕敘升朝拜中書舍人奉使頒詔閩中命上時再使淮揚諸郡旣又持節冊封徽王妃所至能恪虔以歲事滿九載進大

理右寺副而涖中書職如故久之復以使事過
家會考察京官當路有不悅者署其考才力不
及坐外補充州府推官未行而疾作竟以嘉靖
辛丑正月二十六日不起年五十九其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葬洞庭馬塢之原娶毛氏封孺人
有內行後君一日卒無子諸少房生子男五人
長有壬尚寶司丞次有霖有翼有承有嘉女七
人長適吳縣學生葉獻臣次適馬學詩次適太
學生安希堯餘在室孫男一人女一人君長身
偉鬚鬢魁梧悍堅不類南產家居事文恪公孝

養隆備撫幼弟延昭有恩常日用財若織嗇至
有所規剏必盡觀美而建文恪祠工費最鉅壯
麗嚴潔鄉人稱焉尤善經畫世務操縱弛張不
露機穎一時名有權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若
其觀時低卬壯老異操卒以昌大其家而免於
悔吝太史遷所謂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者耶然
今之游閒公子大抵困於晚節君自結髮知名
逾四十年標望不衰當世談賢豪間者往往以
王氏爲稱首即其所成就亦足爲一時之傑矣
余少爲文恪公所知愛爲其孫娶余女即有壬

也及是以諸弟來請銘銘曰 穆穆文恪履貞
涵醇靖共 三朝貴而能貧卒恢于家在其嗣
人矯矯大理始騫以揚博謀敷施業是用昌乃
戢而藏不墮其光孰不貴富乘高價疾之子優
繇亶厚福澤衍衍施施燕樂飲食五十九年既
豫既豐訖無艱虞以獲考終刻詩墓門昭示無
窮

錢均卿墓誌銘

吾吳有道德純一之君子曰文懿先生錢公先
生有兄子曰均卿其少也侍先生學當是時先

生以經術爲四方學士所宗仰弟子自遠至者
甚衆均卿日在左右貌小若不勝衣而秀朗卓
達每先生有所指授輒能不逆於心操筆爲文
辭尤雋永有思致又性度溫密可親諸弟子咸
愛重之相與游處如兄弟既而被選爲縣學生
嘗與輩類俱試郡中名第差後默自念曰吾不
熟耨而望穫可乎亟歸襍被入奧室塞墻其戶
獨留一牖以通食飲讀書晝夜不暫輟乃至發
病家人破壁負出之病數月乃已蓋自是學日
益進一再舉應天鄉試不中士子傳誦其所爲

文諸中選者自謂弗如雖先生亦爲太息曰若
之不第命矣夫先生旣升朝官太常擢丞鴻臚
以歸歸數年卒而均卿亦且老矣於是先生二
子道卿文卿皆績學有名庠序間而均卿之子
應龍繼起名尤藉甚均卿一日慨然曰余髮種
種矣尙與兒子輩爭進取乎即引疾不復出督
學使者聞而嘉之檄授冠服非其好也所居瀕
漕湖繞屋種竹數百竿日徜徉其下有良朋至
則呼酒共飲飲少輒醉醉則歌古詩辭折竹枝
叩石爲節間以象戲往往竟日忘倦遇風日清

美漾小舟湖中觀雲水交映魚鳥來親人意欣
然樂之家產故薄有田不滿四百畝晚以分諸
子益謝家事令無復關白而足跡不入城市雖
鄰里燕集不數赴也性孝友事二親能備色養
伯兄行迹頗跡弛極諫之繼以涕泣而終不失
歡當析產父別授之田若干畝以資佔俾固讓
弗取遇人翼翼恭敬平生無忿言厲色蹈義履
方壯老一致人無賢愚皆信服之里有悍少年
率衆造其仇家將甘心焉望見均卿在坐即逡
巡爲好辭引退語人曰吾不遇君子幾陷於不

義吾乃今知改矣其以德感人如此嘉靖戊申
九月二十日終于家距其生成化辛丑 月

日春秋六十有八後 年 月 日葬

之原均卿諱徹世系出吳越武肅王大父腴
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賢母朱氏配樓氏子
男五人應良慧而早夭應龍應元應登並校官
弟子真最少者應召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七人
女二人余以童子從文懿先生游今四十年數
過漕湖之上每接均卿則歎其風格淵雅而今
不可作矣既爲敘其事行又著楚聲以洩余哀

其辭曰 若有人兮湖之濱坐嘯咏兮蒼筠紉
蘭佩兮蕙纒忽超舉兮乘雲蹇追逐兮臨湖而
延佇孰揚舲兮其濟予蒹葭兮叢深鷗鷺兮來
下湖水兮潏潏望夫人兮不還羌日暮兮徙倚
攬余涕兮萑蘭顧反步兮丘阿鬱墳壟兮嗟峨
嗟死生兮夙暮而反其真兮余何爲愁苦風清
冷兮宰木水泐泐兮高土宜子孫兮逢吉千萬
歲兮安愈

先母胡夫人墓誌

嗚呼吾先母夫人之卒至是十有五月矣其孤

煥燦始克奉柩葬吳郡華麓山陸氏世墓啓先
考府君之兆而祔焉燦以凡命輒忍死敘次夫
人事行之略爲誌納諸墓中吾陸世居吳之長
洲爲著姓先考府君諱應賓行義具少傅王文
恪公所爲墓銘夫人胡氏同邑祥符里人考諱
琮仕終山西布政司右叅議娶恭人闕氏無子
有五女夫人最長自少明慧若淑誦小學女誡
諸書能諳曉大義叅議公竒愛之擇壻得府君
因館於家公剛方介潔仕久名位不進而家益
貧府君夫人年皆未二十相與營立生計間值

儉歲藜羹不糝與家衆同辛苦府君常戴星出
入而夫人自內持管籥視出納治紡絡組紝無
斯須自暇逸每乳子女在蓐僅三日即起操作
冬夜雨雪從府君御燈火披校計籍至漏深雪
簌簌撲窓紙盡穿破寒氣襲人肌膚爲皴裂猶
不暫息如是積十餘歲家稍稍溫贍而叅議公
謝政歸夫人日娛侍左右奉進饌具至他服用
百需無不豐給公與闕恭人皆優繇以老每自
喜曰吾無子賢於有子矣公晚被疾府君爲擇
其兄子爲之後悉舉田宅授之別築室迎公及

恭人以養比其終爲治殮葬甚厚蓋夫人實贊相之常念先大父工部公太母王安人不得朝夕承事以爲恨歲時省候供饋孝敬尤隆篤云府君好爲義舉夫人善承其意飯飢搯喪多不勝紀諸凡祀饗婚嫁慶弔往來其費皆先事斟酌使豐約中適下至僮妾衣履亦豫爲飭治以時給之必均性識高朗臨事裁剴明決遠謀大慮有丈夫之志焉平生嚴潔自將起居進止咸有恒度閭政肅謚庭無譁言撫諸孤慈愛備至而誨之必以正自米鹽猥冗若戲媒無益事一

不使經目府君喜讀史暇輒手一編得古人忠孝節義事爲誦說不已夫人諦聽良悅時舉以詔子姓曰立身當如此矣歲辛巳府君棄諸孤夫人亦病目蒙蒙不覩物然持整如故操聞人履聲即知爲某某端坐終日內外無敢闕出入者後數年粲舉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尋授給事中以言事再下詔獄報至家人惶駭夫人夷然曰吾兒爲言官以言得譴固其所也吾何憂粲竟坐謫爲都鎮驛丞稍遷永新令未幾乞致事歸夫人益喜曰兒幸不隳大節足矣安

用祿仕爲哉士大夫聞者皆曰賢哉母也嘉靖
己酉十一月八日以疾不起距生天順辛巳六
月九日春秋八十有九以又明年辛亥二月十
三日葬子男三人長煥娶張次粲娶盛次采娶
都繼鄒煥采皆由鄉校升太學采先卒女三人
長適蔣璧次適王世榮次適姚泰孫男六人舒
枝府學生本枝庚子舉人延枝培枝翹枝皆太
學生敬枝尚幼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七人嗚
呼以我府君夫人之仁孝篤誠而不獲胙於天
府君纔及下壽夫人得年差永然早歷艱難中

嬰痼疾其爲歡愉之日幾何矣痛哉粲仕於朝
歲淺不及徼 天子之封命爲吾二親榮矧庸
劣惰窳行業不立無以顯揚徒抱愍銜戚以終
身而已夫人格言懿行著於家庭被於宗族媿
鄙者尙多方求名筆以表揭墓道粲哀荒眩瞶
弗能悉書也痛哉不肖孤粲泣血謹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素表

陸子浚明謫官都勻便道出吳下還上母太夫
人壽素生登其堂跪而進觴曰太夫人春秋七
十矣幸無恙都勻去吳萬里羅鬼險惡浚明獨

無意乎浚明日吾王事也庸何傷太夫人曰爾命也庸何傷初浚明之官京師也太夫人嘗就養焉素生以年家子嘗就拜堂下數問遺往來兩家事朝夕相聞知是故太夫人之懿行素生知之獨詳故叅議胡公愛太夫人特甚乃館如隱陸公於門下太夫人善事其親相夫子闔外內肅如其經營約束雖婦人猶男子也浚明於太夫人為仲子伯叔皆自邑庠升國學蔚有文譽浚明登進士高第與素生為同年又同讀書中秘由是二人者特相暱善浚明高材篤學洽

聞尤習知 天朝故實而素生者亦頗好奇負氣論議不相下至商榷今古品藻人才浚明機辨警敏芒穎鋒銳證據曲中素生未嘗不倮然聳聽自失也既而浚明拜工科給事中慷慨論列歲終上數千言多見采納乃益自感奮譏彈貴勢詞旨激直無少遜避兩下 詔獄家人方共危之太夫人獨自喜曰吾兒言官職當言言而獲罪其榮多矣乃危之邪未幾竟遠竄太夫人終無怨懟曰吾兒慎之是有令名能無實可矣縉紳先生聞之者咸咨嗟歎息曰非獨浚明

陸子餘集卷第三
之賢乃太夫人者賢母也素生曰噫貞士累至
而行明忠臣時危而節顯浚明以書生昌言
國家大事直聲震天下可謂奇男子矣然非太
夫人孰能成之語曰居仁者祥多作善者壽昌
使斯言而信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

陸子餘集卷第三

